

冯承钧译著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

〔法〕沙不烈 撰

附：卜弥格传补正

〔法〕伯希和 撰

014037684

B979.9

18

冯承钧译著集

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

附：卜弥格传补正

〔法〕伯希和 撰

〔法〕沙不烈 撰



北航

C1726086

B979.9

18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 / (法)沙不烈撰;
冯承钧译. 附: 卜弥格传补正 / (法)伯希和撰; 冯承钧译.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

(冯承钧译著集)

ISBN 978-7-5325-6246-6

I. ①明… II. ①沙… ②伯… ③冯… III. ①卜弥格,
M. (1612~1659)—传记 IV. ①B979.9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1123 号

冯承钧译著集

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

[法]沙不烈 撰

附: 卜弥格传补正

[法]伯希和 撰

冯承钧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27,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246-6

K·1500 定价: 1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余有志搜辑卜致远(弥格)司铎事迹久矣,惟记载此类事迹之西书,十九皆为国内罕觐之本,费赖之司铎《入华耶稣会士传》,五年前尚未能一检,遑论其他。二十三年夏在《通报》中获读伯希和教授评文,知沙不烈氏新撰有此传,时未见原书,仅将评文迻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题曰《卜弥格传补正》。次年胡适之先生在北京饭店购得此本,而以见贻,略一翻阅,知著者于汉学较疏,其书尚待改正,姑置之案头。今春《入华耶稣会士传》译竣,复取阅之,此书汉学考证虽陋,然所引西籍多有世人罕觐之档卷;爰取而译之,采其所长,正其所短,于原书微有删削,并补辑王太后、马太后、王后、太子慈烺、庞天寿五传于后,与伯希和评文合观之,永历朝遣使赴欧之一异迹,庶犁然备矣。

译语用字前后微有异同。如物搦齐亚之国君旧译作总统,耶稣会会长旧译作统领,曾德昭旧讹作鲁德照,《中国医法举例》旧讹作《中国药物标本》,兹皆一一改正。

明室奉教,弥格出使,在中国载籍中几无迹可寻,赖张菊生先生在教廷中发现王太后上教皇书,始明其事之非伪。余若瞿式耜、焦琯、庞天寿诸人之领洗,仅天寿一人见诸记载。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天寿传》云：“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又荐纱微掌钦天监事，改用西历，给事中尹三聘劾罢之。”按瞿纱微即本书之瞿安德；进西历是永历三年（1649）三月事，尹三聘请废新历仍用大统历是同年十二月事，并见《永历实录》卷一；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与西书所记明兵旗帜上绘十字架之说亦合。纱微似曾在永历二年进呈图书，《小腆纪年》卷十五云，八月癸巳明桂王还居肇庆，“瓯逻巴国人进图讖”。所谓瓯逻巴国人殆指瞿纱微等，所谓图讖殆指天主圣母图像。焦琯奉教事有可疑，盖西书仅言洗名路加者，并未实指其人为琯也。瞿式耜本人奉教一事亦无迹可寻，惟其从父汝夔、从兄式穀或曾领洗；西书谓式耜子某洗名若望，或亦有其可能；黄宗羲《永历纪年》云：“当被执之时，式耜欲人与妾诀”，则有妻有妾，决非信徒，无可疑也。

本书考证最不明者，厥为瞿安德之歿年、歿地。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传》第九二《安德本传》，志其歿年作1651年12月12日，对以夏历则为永历五年十月三十日。又据同书，清军围广州，永历走广西，广州陷，又逃贵州。安德循他道欲往从帝，所乘小舟，在广西贵州交界处被清兵追及，安德登岸欲逃，兵至，遂遇害。又据交趾传教会道长信机，位其歿地在田州，是皆与事实不合。广州之陷在永历四年二月，同月己未，永历奔南宁；次年九月清兵陷广西诸府，永历于是月壬寅出奔，十月辛亥次新宁（今扶南县）。十二月初七清兵取南宁，报至，复出奔，由水道抵濠湍，闻清师逼近止百里，乃焚舟登陆。后由安平下雷归顺一路进发。由是观之，永历盖溯左江而上（殆始意欲从安南出海），安德欲驾舟从帝，似无他道可

循。其遇害地应在新宁、濠湍之间,被害时应在阴历十二月初七日以后,则为 1652 年 1 月间事矣。田州之说,殆误以王太后殁地为安德殁地欤。《永历实录》卷一作永历五年六月“虏兵攻南宁,上奔太平,七月慈圣太后崩”,所记月地皆误。《永历纪年》云:“四月十二日慈宁皇太后(原误马氏)崩于田州,七月十八日葬于两江之宋村山。九月梧州、来宾、迁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十月初七日幸新宁。十二月北兵至迁江,逼宾州。五日幸濠滩,七日南宁陷,上登陆,焚舟楫。”与诸书所载,大同小异,为较得其实矣。

本书有数点必须参考中国载籍,惟记载永历一朝大事之书,现存者无虑数十种,为说不一,未曾有人荟萃而鉴别之。衰朽如余者,固难办此,是为毕业论文之一好标题,竟无人选及,惜哉。

1939 年 10 月 25 日冯承钧命恕儿笔受讫

附注:《卜弥格传》法文原题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释丛三编》115—116 页注一。

目 录

序	冯承钧	1
绪言		1
概说十七世纪之中国及耶稣会		3
葡萄牙与传教事业		4
旅行及其困难		6
卧亚——其繁华及其重要		8
澳门——其建设——其性质		10
罗马宣教部——其创设——其任务		13
葡萄牙旧有宗教之特权所受之打击		14
中国耶稣会士之功绩		15
十七世纪上叶耶稣会葡籍会士传教事业		17
中国耶稣会中之波兰人		22
耶稣会士之宗教的外交		23
明末诸帝与满洲之最初侵入		26
耶稣会对于中国政权之政治态度		27

第一编 卜弥格自中国奉使赴欧洲

第一章 永历及其宫廷	31
------------------	----

满洲之入关	31
永历御敌——其宫廷	32
太监庞天寿	33
耶稣会士瞿安德	33
烈纳皇太后	35
玛利亚太后、亚纳皇后及宫中其他妇女	35
永历皇帝之性格	36
卜弥格神甫——以前事迹	37
天主教之传布永历宫廷	39
后妃之皈依	40
皇子之诞生领洗与病愈	41
澳门之庆祝	42
永历地位巩固之计划	44
第二章 遣使	47
广大政治宗教策略	47
致教皇与耶稣会会长书	50
卜弥格等自肇庆赴澳门	54
澳门葡国官吏之反对	55
卜弥格等自中国赴欧洲	56

第二编 卜弥格之滞留物掇

齐亚罗马二城

第一章 卜弥格之滞留物掇齐亚	61
物掇齐亚国与耶稣会士	62
法国对于物掇齐亚之政策与大让松伯爵	62

卜弥格之保护人大让松伯爵	63
物掬齐亚政团之接见卜弥格	65
耶稣会会长之严厉	67
第二章 卜弥格之滞留罗马	70
宗教界之敌视	71
因诺曾爵十世之为人	71
宣教部之审议	73
卜弥格案文件之列举	76
驳卜弥格奉使之说	81
宣教部之决议	85
卜弥格与礼仪问题	87
卜弥格与《插画的中国》	92
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之为人	95
教皇答中国书	97

第三编 结局——卜弥格与后世

第一章 中国情势——卜弥格之东归与其死	103
满兵取广州与永历之西奔	103
瞿安德之死	104
烈纳太后之死	105
庞天寿之死	105
永历父子之死	106
满清之平定中国	107
卜弥格之还远东	107
卜弥格上脱斯冈大公书	108

卜弥格之死	108
第二章 卜弥格之遗著	110
《中国天主教状况与皇室皈依略记》	111
费狄南三世赞词	112
《中国特产植物》	113
关于西安景教碑之信札	114
《汉文字典》与《教理问答》	117
《中国表录》	117
《中国地图》	118
《中国医法举例》	120
《医钥》	121
因《医钥》一书引起对于中医之考察	122
结论	123
附录	124
王太后传	124
马太后传	125
王后传	125
太子慈烺传	127
庞天寿传	128
附：卜弥格传补正	伯希和 130
跋	冯承钧 179

绪 言

吾人正期待着不少的正确批评。缘本书绪说之长，枝节之多，甚至全书结构，皆足以引起不可免的非难。

吾人行将请求读者宽容谅解，要知此种情形，实因本书的固有性质，有以致之。作一种简朴的叙述，似乎干燥无味，而尤重要者，简朴的叙述，不足以阐明吾人拟勉为说明之很特别的情形。若欲作一种充实明了的叙述，则见其事物太多，若欲作一种简单而有条理的叙述，则又病其容纳太少，审查问题本身愈深，其复杂愈显。卜弥格神甫之面目，有时或为事迹所隐藏；但是吾人以为其面目仍在其所光照的事迹之中心。

欲言此宗徒之事迹，不能不说明其所隶的教会之行为。并且对于当时的若干政治状况不能不加以注意。尤其是发动此事之信教朝廷，与夫当时之中国状况，不能不一一说明。

此悲剧之主角卜弥格神甫，并不因他是波兰人而登舞台。然而因为他的国籍，特别引起吾人的注意，与吾人的同情。他奉使初莅欧洲之时，即与一个最受推重的法国大使发生关系，由是又将法、波两国传统的亲交更加一重要保障，所以吾人倍重其人。

研究中国、研究教会、研究殖民、研究外交、研究波兰的专

门史家,或者很难将本书归入何类。吾人目的仅欲其对于传教史作一种小小的贡献而已。此种历史只要在一种顾虑科学的精神之内去研究,其性质即在其不能确定,因为他与史学一切部门皆密切联合,而构成人类文化最丰富的表现之一种。

吾人所欲言者只此而已,不在自为辩护,亦不在说明此书之不能使人满意的面目。修正已屡,决定付印,然仍觉距离所欲达之目标尚远云。

概说十七世纪之中国及耶稣会

吾人叙述的事迹，所范围的有一定地域与一定时间，颇有预先说明之必要。

若将发生此种事迹之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作为一种有鉴别的说明，以便利读者之了解，想必为读者所赞同。

中国传教史而为世人所知者，固然失之空泛简单，可是人尽识之。吾辈法国人之调查，只能上溯至 17 世纪末年，是为路易十四世自 1685 年以来遣派至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传教事业发达时代。吾人最熟悉者，要为 18 世纪之中国。当时饶有著述流传后世，如《关于中国人之纪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传教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之类，皆出吾国耶稣会士手笔，颇引起当时法国学界之注意。吾辈之哲学家对于中国与中国人，甚至不得不作多少富有严重性之演讲。孟德斯鸠（Montesquieu）、福耳泰尔（Voltaire，今译伏尔泰）二人亦不能自禁；后一人且根据马若瑟（Prémare）神甫所译《元人百种曲》中之《赵氏孤儿》，撰有戏曲，题曰《中国孤儿》，由是承认当时公众，甚至最合时流之公众，对于中国事物颇感兴趣。

葡萄牙与传教事业

17 世纪上半叶中国与欧洲之交际,与我辈绝少关系。当时的主角为葡萄牙,迨后葡国与些后起的强国在殖民地竞争中历经争斗以后,才被他国取而代之。

Emile Hovelacque^① 君是一部极端启诱的书籍的撰者,曾将欧洲人侵入中国的过程一一说明。他对于黄人表同情,而对于白人颇过于严厉。伯希和(Paul Pelliot)^②君曾在《通报》批评栏中校正其误。虽然如此,此书对于欲知中国与西方各国交际之大略者,仍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帮助。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各在其侵略行动中表示其特性。

葡萄牙之特性则在将侵略精神与传教精神严密结合;至若谋利精神,无论其表现如何强烈,只能退居第三位。葡国赖有其热烈的信心,几近乎蛮野的毅力,曾抵于一种光荣时代,而其灿烂尚足供数百年后吾人之叹赏。中世纪时教廷遣派方济各会士(Franciscains)、多明我会士(Dominicains)往使蒙古大汗廷。传教东方之事业,盖由葡萄牙人继续为之。

自从海道发现以后,传教师之派遣,不复遵陆,而为循海。葡萄牙人自经若望一世之子别号航海家的亨利王之鼓励,于 15 世纪上半叶中即开始作海上之探险(就中若 B. Diaz, Vasco de Gama, Cabral, d'Almeida, d'Albuquerque 等最著

① 书名《中国》,巴黎 1920 年版 197—201 页。

② 参看《通报》第二辑第二十卷 157 页以后。

名),遂建设一广大的殖民帝国。战士的锐气,传教的热诚,商业的天才,互相为助:所以每一葡萄牙探险家所到之地,不久必见一教堂与一堡垒及一货仓同时建立。

葡萄牙有功于基督教之传布,约二百年;欧洲诸民族中只有葡人扩张其势力及于亚细亚全土。公教教会以特权荣誉厚奖葡国,其故易解,盖奖其劝化之功也。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3年发布教翰(其事在1420年马丁五世时已开始为之,此特补充而已),北起北极,南抵南极,划成界限,界以东葡萄牙国王主之,界以西西班牙国王主之,其条件则在传布宗教。后任诸教皇,列翁十世、保禄三世、保禄四世、格列鄂尔十三世等,历将葡萄牙国势增加,于其侵略或拓殖诸地,如东印度、越南半岛、中国、日本等处,创设新主教区,由是里斯本(Lisbonne)当局之地位愈形坚固。

卧亚(Goa)、澳门(Macao)此二名称吾人必须注意,是乃关于远东与中国方面,葡萄牙人有形势力与无形势力发扬之两大中心点。此二城市在传教史中占有特别地位。两城互相补助。欲至澳门者必须先历卧亚,故此二城名常见于诸传教师记录之中。

当里斯本(Lisbonne)代物搦齐亚(Venise)而为海上强国,与一切东方交通皆取道大浪山(好望角)之时,葡国诸王凭藉教皇之好意,遂独揽运送传教师前赴远地传教之权,其意固在保护宗教,然亦在扩张巩固其政治势力。如此看来,当时执有公教传布指挥大权者,就是君临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

葡萄牙除许本国教师在其保教区域传教之外,并许外国教师前往。惟是此种外国人势必抛弃其国性,对葡国国王宣效忠之誓,对于母国不复发生直接关系。无论其原籍何国,必

须赴里斯本出发,只有此处可以附舟前赴远地。有若干传教师甚至变化其姓名,使其读音与葡萄牙语言相近。有不少意大利人名尾作 i 者皆改作 o,以便合乎时宜。其较为复杂者尚有一名 Sedmayer 神甫者,改其名作 Sotomajor。葡萄牙对其保教权(patronat)坚决防卫;教会史家对于此类争持记载已屡,或与教廷争,或与他国争,结果各国终获有其自行保教之权。

兹置政治方面不言,请言运送教师问题,及旅行情形。

旅行及其困难

当时传教远方者之勇气与热诚,足使人惊羨不已。16 世纪下半叶,质言之,葡萄牙国势正盛称霸海上之时,葡国船舶与前 1 世纪哥仑布(Christophe Colomb)、甘马(Vasco de Gama)所乘之舟当然大有区别,是为更较坚固足以乘风破浪之海舶。虽然,海行仍不免有种种艰苦。

耶稣会 Brou 神甫曾博采此种旅行事迹撰有专文。^①所采者盖为昔日旅行家与传教师之信札行记。其文写实,生气活跃纸上。始于里斯本之发舟,道俗群来相送,止于卧亚(Goa)舍舟登陆,诸教师之窘苦航海生活悉见于是编。船上不惟无安适之可言,甚至最简单的洁净与卫生,亦并无之。

此外并须与赴殖民地谋生之贫贱人共杂处,至若举动常无礼貌之军人、水手、商贾等尚未计焉;诸传教师即为此辈粗野民众举行圣事,施给医药。彼此堆集于一处,其衰弱身体不

^① 标题作《十六世纪传教师自里斯本达卧亚之旅行》,见《研究》(Etudes)杂志第二十卷(1908 年 10 月刊)178—200 页。

免受传染病之侵犯。船向 Madère 岛航行时,乘客已有死者,已而入风常变海扬波之地带中。由是病者甚众,疲于晕船,得败血病,缺乏粮食、淡水。既而沿非洲沿岸行,除风暴礁石外,尚需防备海盗。大浪山既过,则视情形,或停 Mozambique 或停柯枝(Cochin)。末后航行逾半年,或近一年,始抵卧亚,迎者之众,不下于在里斯本登舟时。观此文所引金尼阁(Trigault)神甫行记,则见传教师抵埠时,其旅居印度之同僚来埠欢迎,感激而泣,渴问欧洲近事不已。

卧亚之休息固甚畅适,然对于不少传教师,此地仅为一种必要过程,而非最后行抵之地。休息约半年,复又登舟,然后散布中国、日本、美洛居(Moluques)岛。其赴中国之传教师,海行之终点,则为澳门,是为葡萄牙在中国的宗教商业活动之中心。此第二段海程需时亦复甚久。总之,自里斯本达于致命者血染之传教区域,需时至少两年。试一思非葡籍之传教师,尚须犯冒艰苦先至里斯本,其原籍有时在欧洲之极端,如波兰等地,则非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之人不能作是行也。

吾人特别注意之时代,盖为 17 世纪最初六七十年间,时葡国威权渐减,其衰微盖始于 1580 年顷葡国被西班牙统治之时,而西班牙无商业独创精神,仅知注意西印度或美洲也。至是葡国殖民发展因之停顿,而西班牙多数敌人,遂并为葡萄牙之敌。尤其荷兰叛西班牙而独立,与葡人竞争,夺据其不少领地。

1640 年葡萄牙脱西班牙属藩而自立,然不复重见其已往之繁荣,受创已深,永难复元。迄于 1713 年,只见衰微。

吾人行将说明之时期,质言之,1649—1659 年间卜弥格神甫尽忠明室之时期,葡萄牙国势之衰微,即在继续表现。盖在